



我的父亲

□ 工程起重机分公司 宋吟霜

“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……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……”在一个宁静的午后，听着这首《父亲》，我的眼前渐渐浮现出我父亲的身影。

小时候，父亲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他体型微胖，喜欢剃个平头，戴着深蓝色金属框架眼镜，总是穿着 polo 衫。父亲高中时学的是理科，因此他很喜欢在家倒腾电器，渐渐就摸清了电器的原理。每当家里的电器坏了，他都会拿出他的工具箱，不一会儿就把电器修好了。这在年幼的我眼里，简直就是超人般的存在。

从我读小学开始，父母便一

直在外务工。我与父亲的接触并不是很多，一个月也打不了几次电话，一两年才能见一次。有时候思念父亲，我就会在家里“寻宝”，时常翻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教材和他与朋友的来信。看到这些物品，我仿佛走入了他的青春，看到一个爱玩爱闹、身边有好友、心中有天地的少年。

我的祖父祖母都很勤俭节约，父亲耳濡目染，也有着相似的习惯。他的衣服很少，家里的衣柜，母亲的衣物占了三分之二，剩下的角落就是他放衣物的地方。每当母亲想给他添置一些，他都会以浪费钱为由拒绝。然而在对我的教育上，父亲却从不吝啬。从记事起，我的读物就没少过，并且每一本书都是父亲精心挑选过

的，恰到好处地对应着我成长的阶段。幼儿园时，读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安徒生童话》；小学时，读《中华成语故事》和《中华民间故事》；初中时，读作文和散文精选；高中时，读青春启蒙书籍。如今，我已外出工作多年，家里书架仍摆满了我曾经读过的书籍。

父爱是沉默的。记得刚毕业时，父母在老家给我安排了工。可是面对自来熟的同事，初入社会的我总觉得很不自在，偏偏新工作又需要经常和人接触。在试岗两天之后，我实在无法适应，向父母提出要离开的要求。母亲恨铁不成钢，和我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正当我要妥协时，父亲的做法却出乎我的意料。他说：“如果

你实在觉得不开心，那就出去再找找别的工作吧，你还年轻，可以多出去闯闯，工作还是要自己喜欢的才行，没必要勉强自己。”听完他的话，我憋了许久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感觉还是有人能够理解自己。父亲的爱，就藏在这些理解和体谅里，他不会用多花哨的语言表达对你的关心，但不经意间，你会从他那里获得强大的力量。

我的父亲，感谢您给予了我生命，并竭尽全力给我好的教育和生活。我想对您说一句抱歉，有时我的任性会伤害了您。虽然在众多人生角色里，爸爸的女儿最好当，但我也会不断成长，不断进步，努力从您的“小棉袄”变身您的“防弹衣”！



父亲与光阴的对弈

□ 土方机械公司 陈文涛

消毒水的气味在记忆里扎了根。七岁深秋，我攥着医院冰凉的扶手，看着父亲被推进透析室的背影。机器嗡嗡声响起来的瞬间，我还不知道，这个声音会成为往后十二年里，最熟悉又最揪心的声音。

起初，父亲总把虚弱藏在笑容里。从透析室出来，他苍白的脸上还勉强笑着，用插着留置针的手摸我的头：“别担心，爸爸睡一觉就好了。”可渐渐的，他连说话都要喘几口气，透析后的针眼在胳膊上连成一片。有次我半夜醒来，看见他蜷缩在沙发上，月光照着他弯曲的脊背，像被风吹折的老树。

每周三次的透析雷打不动。凌晨五点的街道空荡荡的，父亲裹着厚外套，咳着走在前面。我踩着他的影子，把保温杯里的热粥递过去。透析室里，他的手被绑在机器上，我就趴在旁边写作业。遇到不懂的数学题，他会让护士调低机器的音量，皱着眉给我讲解，声音轻得像怕吵醒针管里流动的血流。

十二年间，病房的墙皮脱落又翻新，父亲床头的全家福照片也褪了色。他学会了自己做透析记录，用颤抖的手把各项指标抄在笔记本上；学会了在透析间隙练习毛笔字，说要给我写一副“金榜题名”的对联，甚至在状态好的时候，偷偷拜托护工推他到医院花园，折下最鲜艳的月季别在我校服领口。

去年冬天，父亲病情突然加重。监护仪的警报声撕碎了凌晨的寂静，我抓着他的手，第一次发现这双手瘦得只剩皮包骨。他费力地睁开眼，挤出一丝笑：“哭什么，爸爸还没看你考上大学呢。”那一瞬间，十二年来积压的恐惧和心疼决堤，我把脸埋在他病床前，泪水打湿了洗得发白的被单。

如今我十八岁了，透析机的嗡鸣声依然准时响起。父亲的头发全白了，可每次我走进病房，他依然会挣扎着坐直身体，用微弱的声音问我今天的学习情况。那些被病痛啃噬的时光里，他教会我最珍贵的事——生命可以脆弱如风中残烛，却也能顽强地燃烧，照亮身边人的路。

窗外的梧桐树又抽出新芽，我握着父亲布满针眼的手，忽然懂得：原来最深沉的父爱，是他用十二年与死神的博弈，为我撑起一片不受风雨侵袭的天空。

父亲，节日快乐

□ 混凝土机械公司 徐勳

人们常说“父爱如山”——沉默却厚重，平凡却温暖，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。因当时家里条件不好，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务农，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，那点文化知识也渐渐遗忘。改革开放后，村里不少人富了起来，

但老实的父亲没有把握住机会，只能继续靠力气吃饭。他常说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，但他从不怨天尤人，而是把精力放在培养孩子身上。最困难的时候，父母每天就着馒头蘸酱，也从不让我们知道家里的窘迫，只为我们能安心读书。最让他欣慰的是，我

后来参军入伍，退伍后又进入中联重科工作。父亲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，人似乎也一下子活跃了很多。如今他闲来总爱哼几句湘剧，自娱自乐一下。看到父亲这样，我打心底里高兴。

父亲性格温和，与世无争，遇事总喜欢为别人着想，面对强势的母亲更是处处忍让。母亲爱数落，父亲就沉默以对。我知道，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，那些抱怨不过是对生活的无奈。

父亲耳朵不好，小时候患过耳膜炎，因条件所限没有治好。现在听力越来越差，每次跟他说话都得用“喊”。尤其是打电话时，我在这头喊破嗓子，他还是听不清，嫌声音小，最后只能把电话给母亲。所以，父亲的近况，我大多是从母亲那儿知道的。母亲说，父亲总是闲不住，整天起早贪黑、忙里忙外，我劝他多休息、身体要紧，他嘴上答应，却从来没有遵守过诺言，活计一样没少干。

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个勤劳、质朴的中国农民。他用宽厚的肩膀和无私的爱，为我们撑起一片天；用一生的勤劳，托起我的梦想。如今，年迈的他仍在为这个家奔波、操劳。在这个父亲节，我想对他说：爸，您辛苦了，节日快乐！

儿时，父亲是山，巍峨静默，厚重无言。

在那遥远而纯真的童年时光里，父亲的身影如同古老的山脉，稳稳地矗立在我的世界之中。他有着宽阔且坚实的双肩，仿佛能扛起生活的所有重压。他的面庞瘦削但轮廓分明，犹如被岁月雕琢的岩石，每一道纹路都写满了故事。记忆中的父亲，总是沉默寡言，情绪深沉得如同寂静的山谷。他不擅长用言语表达情感，而是用行动诠释着无尽的关爱。那粗糙却温暖的大手，牵着我走过无数的路途。无论是崎岖的山路，还是平坦的小径，他的脚步总是那样坚定，背影沉稳如山，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。

春天的微风中，父亲会带着我去放风筝。他奔跑在田野上，手中的线越放越长，风筝在天空中高高飞翔。他的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，眉眼弯弯，眼角的鱼尾纹也跟着舒展开来，仿佛和我一样沉浸在这欢乐的氛围中。我仰头看着那五彩斑斓的风筝，心中满是欢喜，而父亲就像是掌控着一切的神奇魔法师。

夏日的夜晚，繁星点点。父亲会坐在那把旧竹床上，默默地抽着烟。我躺在他的腿边，听他讲述那些古老的故事。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每一个字都仿佛

带着岁月的沧桑。尽管他的表情依旧平静，但我能从他的语气中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我的期望。

秋天的金黄里，父亲会带着我去收获果实。他熟练地采摘着，那敏捷的动作让我惊叹不已。他的手臂有力地挥舞着，精准地摘下每一个成熟的果子，汗水从他的额头滑落，在阳光下闪耀着晶莹的光。我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努力去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喜悦。

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，父亲会默默地为我清扫出一条小路。他拿着扫帚的身影，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那么孤独而又高大。当我冻得瑟瑟发抖时，他会解下自己的围巾，轻轻地围在我的脖子上，那围巾上还残留着他的体温，温暖着我小小的身躯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渐渐长大，父亲的身躯也不再如往昔般挺拔。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愈发高大，那座山永远屹立不倒。即使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很多的痕迹，他的慈爱依然如初。

儿时，父亲是山，是我永远的港湾，是我心中永恒的温暖。我愿用我一生的时光，去铭记这份如山的父爱，去感恩那不善言表却无比慈祥的父亲。

